

An illustration of two characters in a dynamic pose. The character in the foreground is wearing a green robe with white floral patterns and a red sash, and is holding a yellow object. The character in the background is wearing a yellow robe and a red sash. They are both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. A large, bright, orange and yellow streak of light or energy flows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right.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, there is a red and white decorative element. The background is a blue sky with a crescent moon and some clouds.

风尘怪侠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中

风尘怪侠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中



十一 二女遭劫

玉房宫主的头衔相当唬人，其实只是一个看守囚犯的牢头而已。但许彦方一点也不敢大意，聚精会神攻出试探性的一剑。

蓦地狂飚乍起，剑刀幻化为漫天电虹，刀过处发出飒飒风声，可怖的刀山怒张，再向中汇聚成万流归宗的狂流，裹住了猛烈挣扎的剑影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剑影萎缩至最大限，狂乱地封架无孔不入的狂野刀光。

直攻了百十刀，却无法击破萎缩的剑影。

最后传出一声清响，剑光流泻而出，脱出刀山的重压，刀与剑向两侧分张。

“馭光绝魂十三刀！”远出两丈外的许彦方沉声说，脸上颊肉抽搐，鬼脸更显得狰狞可怖：“你是传闻中的刀魔郝光斗，失踪了二十年，居然躲在这里做屠夫看守，璇玑城难怪敢称为金城汤池。”

“你知道在下的名号，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。”刀魔郝光斗傲然地道：“璇玑城像郝某一样的高手多如牛毛，你过不了任何一关，再接我的馭光绝魂十三刀！”

刀山再次涌发，势若雷霆。

许彦方哼了一声，怪披风突然无风自张，剑光疾升，他的身躯似乎陡然增大了一倍，飞起的剑光也暴涨一倍，迎着涌来的刀山电射而入。

“铮！”剑力陡然外张，刀山瓦解，剑光长驱直入。

“嗤！”剑尖楔入刀魔的右肩井穴，锋尖直透后肩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所有的囚犯都在厅内集中，共有三十四个人，其中有五个女的，有三分之一的人不会武功，他们是各地的富豪。每个人都瘦骨如柴，大半的人曾经受过各种毒刑。

其中没有流云剑客刘家兄妹。

要带这些人冲出璇玑城，那真不堪想象。

“兄台，你要救的人如果不在此地，结果有两种可能。”一位手长脚长的中年囚犯说：“奇功异学或秘藏的财宝，已经完全交出了，半途便已处决。一是仍有利用价值，押到别处去引诱他人，尚未押回。”

“鄱阳王一生，喜好三样东西。”另一受难的人说：“奇功秘学、钱财、美女，是三样东西的收藏家。他的爪牙在各地掳回来的人，被认定尚未压光榨光之前，是不会被处决的。兄台要找的人恐怕支持不到身入玉房宫，在途中便被毁尸灭迹了。”

“这里的刽子手，通常不知道外界的事，你不可能从他们口中问出线索的。”

许彦方共盘问了十名打手的口供，打手们众口一辞，不

知道流云剑客刘家兄妹的事。

刀魔郝光斗难充硬汉，招出上次许彦方出现绛宫之后，城主夫人曾经派人来查问囚禁的人中，有无流云剑客兄妹。在最近半年中，玉房宫从没接收过姓刘的人。

面对三十四位身在绝境的男女，许彦方感到无助，这些人根本不可能从悬崖逃走，即使能用绳索垂下，也逃不过汹涌的涡流。

而且，他仍有重入璇玑城的打算，悬崖的进出路不能提早暴露，再就是有一半人不谙水性，死路一条。

想带这些人从内城杀出外城，可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，何况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不会武功，怎么闯？

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他决定了最大胆的行动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曙光初现，警钟声响彻全城。

人群形成一串奇怪的行列，出现在内城的城门口。

三十五个人，押送着二十五名打手，其中包括玉房宫主魔刀郝光斗。打手皆制了气门穴，反绑双手，下加绊脚，前拖后推。

许彦方手握锋利沉重的剑刀，走在前面开路。

这是全城唯一的出入大道，无法建造大型的机关埋伏，全靠充足的人手加以封锁，所以走大道最安全，许彦方就选择这条路强行出困。

路侧陆续赶到不少人，绛宫的城主尤夫人也带了高手赶到，但投鼠忌器，不敢下令攻击，一两百支火把，照得附近

光亮如昼。

铁叶城门紧关，门前一字排开把守城门的十二煞神，一个比一个狰狞，十二把刀剑光芒闪烁。

许彦方举手示意同伴止步，独自扬刀上前。

“诸位如不让路开门。”他声震九霄，豪情迈放：“在下只好杀开一条血路，你们将是刀下亡魂。内城的人，都是尤城主的心腹亲信，比你们守门的人更亲，你们希望咱们杀了二十五名亲信，再和你们拚斗吗？”

“咱们守门有责，不问其他。”为首的煞神大吼：“退回去，此路不通！”

“在下只好大开杀戒了，苍天谅我！”许彦方举刀怒吼，突然狂风似的挺刀冲进。

“杨老二，暂退！”城门楼上面的大总管铁掌开碑沉喝，人如大雁向下飘落，五名随从也随后飘降，好精纯的平沙落雁身法。

十二煞神应声后退，大总管与五名随从，取代了十二煞神的位置。

许彦方已到了两丈外，横刀屹立，庄严如天神。

“不要迫咱们作困兽之斗。”他舌绽春雷，声震四野：“若出不去，咱们杀掉人质，回头杀入九宫，八方纵火杀一个赚一个，璇玑城将成为血海屠场。去请尤城主前来打交道，谅你也负不了这重责大任。”

“你敢！你……”大总管厉声说。

“你不要轻估了决死的人，敢不敢立可分晓，先杀三位人质给你看。”他扭头高叫：“推三个人出来，第一个是玉房宫主魔刀郝光斗。”

后面二十步外的难友，连拖带推把魔刀与两名打手推出五六步外，将人推跪在地，举手待砍。

“准备！”他举手大叫。

“住手！”侧方十余步外，大群男女簇拥着的尤夫人高叫：“阁下一而再至本城撒野，留下名号，本夫人放你们一条活路。”

“还没到留名的时候。”

“本夫人坚持。”

“你没有什么好坚持的，除非你希望在下砍掉你这些忠心耿耿的爪牙。”他拂了拂钢刀，语气转厉：“千军万马，在下杀得进去，冲得出来，你要在下杀出血路吗？”

尤夫人银牙一咬，向大总管打手式。

内城门至外城的大城门楼，足有一里以上。内城门绞起了，沿途不再有人出面阻拦。

外城门打开，吊桥放下了。

许彦方堵在吊桥头，二十五名人质一排跪倒在桥口，三十四位难友，相互扶持沿大道向县城急急逃去。

桥对面火把通明，人山人海，数百人怒目而视，咒骂声此起彼落。

大总管领了八个人，大踏步过桥。

刀徐徐上升，刀口举在刀魔的顶门上空，只要往下一落，刀魔的脑袋必定中分。

大总管抽口凉气，不敢再接近。

“流云剑客只是一方的小武林人物。”大总管厉声说：“犯得着你替他强出头？”

“什么人物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道义，这就是稍有骨气

的武朋友可爱的地方，义之所在，赴汤蹈火义无反顾。人既然不在玉房宫，那就表示你们已经将他兄妹俩处死了。

在下曾经仔细调查过，刘家的房地产，是他兄妹失踪后三天，经由正式手续出售与州南汤家的，价值是一万五千两银子；而田地房产的实值，该值三万两以上。

这表示你们掳走他兄妹，用尽手段逼他们书据按指模，完全取得刘家的财产，所以不需把他兄妹押回璇玑城。

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尤城主不能躲得稳稳地，避免与债主见面。阁下，下一次在下光临，这里将血流成河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“阁下话不要说得太满了，璇玑城还接待得下你这位不敢以真面目相见的人，本总管要和你单挑，看阁下凭什么如此猖狂，你敢接受吗？”

“以后再说，在下当尽可能成全你。”

“不必以后，选日不如撞日！”

“哈哈！今天在下无此雅兴。”

“在下坚持。”大总管坚决地说，举步接近。

“在半个时辰之内，在下不接受任何挑战，不要再过来了，你不希望在下先砍下刀魔的脑袋吧？退回去！”

他声色俱厉，刀尖指向躺在脚下的刀魔郝光斗的脖子。

“好，今天算你狠！”大总管恨恨地后退：“璇玑城三十年来，首次受到阁下的骚扰侮辱，你最好早和本总管了断，不然今后上天入地，本总管也要将你搜出来零刀碎剐，方消心头之恨。”

“用不着上天入地找我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再来的。”许彦方沉静地说：“你是璇玑城的大总管？”

“不错，铁掌开碑秦君山。江湖上小有名气的人，都知道秦某的底细来历。”

“你是个有担当的人吗？”

“当然，天掉下来，秦某也敢一肩挑。”

“有种，在下有事请教。”

“请教什么？”

“贵城十大统领中，庚字号统领贵姓大名？”

“你问这……”

“你夸过海口，天掉下来你也敢一肩挑。”

“这不是本总管所能知道的事，内城职司各有所属，本总管不管职司以外的事……”

“狗东西！你是什么玩意？你没有种吹什么牛？”许彦方破口大骂：“你们把璇玑城看成天老爷第一，你们第二，自以为可以称王道霸，一个个摆出有担当了不起的嘴脸，居然连一个爪牙的名号都不敢公布。”

我已经看透你们了，你们给我记住，下次来，我要把你这里变作血海屠场。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退回去！你如果想在嘴皮子上逞能，后果自负。”

大总管恨得几乎咬碎钢牙，恨恨地退走。

时辰一到，他一声长啸，刀光飞腾中，人倏然远去。

“不可追赶！”大总管喝住要抢出的人：“好可怕的轻功，很可能真是缥缈神魔。”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尤瑶凤将风尘浪子恨入骨髓，发誓要剥他的皮。

璇玑城被人攻入玉房宫，救走囚犯警讯传到，她不肯干休，不肯放下这里的事，仍在孙家大院逗留，指使一群蛇鼠，穷搜五老峰每一角落，搜了三天，群豪疲于奔命。

这三天中，最感焦虑的是范云凤，许彦方失踪，她怎能获得定时丹的解药？

她不理睬尤瑶凤的指使，带了两位侍女，回府城落脚在岳麓宾馆。

范世超不争气，带了山庄的人，替尤瑶凤跑腿，表现得颇为积极。

回鹰谷的人，更是把全部人力投下了，几乎成了尤瑶凤的听差爪牙，搜山搜得比任何人都勤快。

姜少谷主心怀鬼胎，挨了那一顿狠揍，却不敢声张，寄望在尤瑶凤身上，让璇玑城的人替他出口怨气。

另一个有心人是姜玉琪，她也悄悄返回府城，落脚在岳麓宾馆附近的客店，暗中盯牢了范云凤。

也许这是女人的直觉，她有预感可以从范云凤身上，获得许彦方的下落。

她少女的心扉，已为许彦方敞开，虽然乃兄与许彦方仇恨愈结愈深，她并不介意。

璇玑城出了意外的消息，在江湖道上轰传。

璇玑城残害江湖同道，以及掳劫大户勒索的秘密，引起江湖同道的愤慨和仇视，风起云涌，暴雨将临。

被救出的三十四个人，把璇玑城的罪恶到处宣扬。

在府城的江湖人士，谁也没对风尘浪子起疑。

璇玑城的人在五老峰搜捕风尘浪子，与璇玑城出了意外

是两码子事，五老峰与璇玑城相距在百里外呢！

最重要的是，风尘浪子的份量，还不够在璇玑城露面，他算老几？

眼看日下西山，晚霞满天，第一批搜山返回孙家大院的人，就是主人双头蛟孙奇。

他带了九名亲信，人多势众，搜了一整天，甚至爬上五老峰背的七里冲，跑遍了青莲谷，除了飞禽走兽，连一个游客都没碰上。

十个人垂头丧气，累得像拉了一天车的老牛，一个个筋疲力尽，叫苦连天。

尤瑶凤逼他们穷搜，他们本来就心里一百个不愿意，难免情绪低落，少不了怨天恨地。

山径在山坡的松林中盘旋，松林下野草稀疏，视野可远及半里外。

五老峰的松天下闻名，三五百年树龄，高度仅两三尺，但这是指峰上的松而言。

峰麓的松，依然是正常生长的普通松树，枝浓叶茂，林下能生长的杂草不多，所以并不影响视野。

距大院不足两里，到家就有酒有菜有地方休息啦！

“大爷，这样乱闯是不行的。”一位亲信一面走一面说：“就算出动一万兵马，也搜不出那许小辈来，就算是一个村夫吧！也不容易找得到。你看吧！什么地方不能躲，恐怕躲在咱们的院墙外，咱们也毫无所觉呢！”

“是啊！大爷。”另一位仁兄也说：“那小辈是个江湖老混混，又是个胆小鬼，躲在路边的草丛里睡大头觉，谁找得到他呀？”

后面，突然传来一声长笑。

十个人一惊，急急转身。

许彦方坐在路边的松树下，正在啃手中的烤鸡腿，吃相不雅，满嘴是油，笑起来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得意的神情引人反感。

“一点不错。”他笑着说：“我就在这里睡大头觉，饿了就到你们大院里偷鸡，烧花子鸡吃得饱饱的，任由你们在山上山下跑断腿，想起来就乐上好半天，哈哈……”

十个人两面一抄，把他围住了。

两个冒失鬼一声怪叫，在他后面扑上了，要四手齐下，将他按住活擒。

他向后躺倒，后滚翻双脚后飞，奇准地分踢后面的两个人，靴尖吻上了他们的鼻尖。

“哎……啃……”两个冒失鬼仰面便倒，鼻血如注，双目难睁，鬼叫连天。

他倒翻一匝，挺身而起，手中的鸡腿仍在。

“我要把你们整得惨惨的。”他用鸡腿向双头蛟一指，笑得邪邪地：“你有没有种？有种就扑上来，我要替你把另一个多的头拧掉，免得累赘。”

“小辈你……”双头蛟竟然不敢扑上。

两个亲信的武功，绝不比主人差一分半分，被人轻松地一脚一个，一下子就摆平了，怎敢扑上？心中一虚，反而退了两步。

“我承认我是小辈，小辈并不丢人。”许彦方又坐下了：“胆小鬼也不算丢人。你们那么多一等一的高手，穷搜一个小辈，也不见得光彩，对不对？”

两名亲随发出警啸，通知搜山的人赶来接应。

啸声未落，坐在地上的许彦方突然飞腾而起，快得令人目眩。

双头蛟的武功其实相当扎实，不然怎敢在南康称大爷？眼中看到人影扑到，本能地一拳攻出，黑虎偷心，势雄力猛，反应相当快。

可是，快没有用，实力相差太悬殊了，拳仅攻出一半，大拳头便被人抓住了，掌骨欲裂，痛得右半身发麻，似乎整条右臂已经不听指挥了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油腻腻的鸡腿，硬敲在突起的大肉瘤上，像被万斤巨锤所撞，受不了。

七个同伴岂能袖手？本来就是出动所有的人手倚多为胜搜山，用不着双头蛟招呼，反正一拥而上错不了，因此同声呐喊，蜂涌而上。

许彦方连声狂笑，人像穿花蝴蝶，在暴乱的人丛中指东打西，掌拍脚飞加上用鸡腿击打五官，三五冲错旋走，人倒了一地，叫号声此起彼落。

双头蛟被打得昏天黑地，一而再想拔剑拚老命，却始终抓不住拔剑的机会，只要抽出手一搭剑把，沉重的打击就必定光临，非收手封架不可。

挨了十余记重击，这位南康的大爷，终于发出痛苦的叫号摔倒在地，抱着肚子畏缩成团，爬不起来了。

十个人，全躺在地上挣扎难起。

“双头蛟孙大爷，你好好躺在床上享福。”许彦方蹲在一旁，利用双头蛟的衣衫，拭手上的鸡汁油渍，笑吟吟地叮咛：“别忘了告诉那什么燕什么凤，我在山林水滨等她们折

燕屠凤。哦！也不要忘了告诉那什么飞扬山庄，什么回鹰谷的男女，日后碰上我，我要他们好看。喂！记住了没有？”

“你……”双头蛟痛得快说不出话来了，腹肋的沉重打击会让人痛得发昏。

“记不住？好，我设法让你记住就是……”

“不！我……我记住了……”双头蛟惊怖地狂叫，精神来了。

许彦方所设的“法”很简单，准备把这位大爷的右耳朵给撕下来。

“记住就好，咱们晚上再见。”许彦方拍拍双头蛟的肩膀，像是和老朋友订约，再哈哈一笑，大踏步扬长而去，去向正是孙家大院。

晚上再见，双头蛟想起“再见”就发抖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尤瑶凤也是一个输不起的人，并没将挨揍的经过告诉三姨嬷飞燕。

天一黑，搜山的人陆续回到孙家大院。

双头蛟孙奇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，而且胸有城府，他可不在乎面子问题，加油加酱地将挨揍的经过诉冤似的诉出，不时叫苦连天。

他与风尘浪子无冤无仇，这群恶客惹火了风尘浪子，他却硬着头皮挡着，想起来就心不甘情不愿，加油加酱诉苦的用意，是希望这群恶客早些离开他孙家大院，以免许彦方再找他的晦气。

可是，温飞燕才不管他的苦衷，尤瑶凤更不肯甘休，不但没有离开的意思，反而派人过湖赶回璇玑城请救兵，指定要黑白两无常多带些人，赶来孙家大院听候差遣，誓获风尘浪子而甘心。

双头蛟心怀鬼胎，叫苦连天。

风尘浪子要与他再见，他想起来就发抖，似乎立即感到浑身骨头又在发痛了。

客院宽广，客人共分四处安顿。温飞燕一群璇玑城的人，自然住最好的一处。回鹰谷的人住另一处院落，与飞扬山庄的群豪毗邻。另一处是双头蛟请来助拳的朋友，人数也最多。

掌灯进膳，客院的每一座餐厅皆酒香扑鼻。

主宅里，主人双头蛟愁眉苦脸，与自己的一群亲信人员，在餐厅一面进食，一面商讨防险事宜。

“他娘的！咱们的人是饭桶，天下的高手名宿们也是饭桶。”双头蛟愤愤地咒骂：“每个人都说风尘浪子是三流混混，每个人都说风尘浪子不成气候，事实如何？天老爷！咱们的人总数不少于一百，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天下最了不起的好汉，结果，被一个三流混混整得灰头土脸，你们……你们要我怎么办？”

“大爷，咱们人多势众，足以一拚……”一名大汉插口地说。

“拚？拚个屁！”双头蛟口不择言：“拚你娘的大头鬼！人多有什么用？多了他往山林里一躲，形影俱消；少了，他突然出现在，狂风扫落叶似的把咱们一个个摆平，打了就走。你说，咱们禁受得了几次打击？”

“再打击，下次不办丧事才怪。”一位中年人苦着脸说：“他要是下毒手，宰咱们一二十个人易如反掌。只要咱们被差出去搜，一定会死人的。”

“乌鸦嘴！”双头蛟怪叫：“你不要说死行不行？你这一说，明天谁敢出去？”

“大爷，不出去行吗？”一位虬须中年人苦笑：“三夫人会逼咱们出去，谁又敢不去呀？”

“天杀的风尘浪子，可把我整惨了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堂口传来许彦方的狂笑声，接着登堂入室：“天不会杀我风尘浪子，也杀不了我。你这混蛋红口白舌乱栽赃，该是那个什么三夫人整惨你的，怎么怪起我来了？你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说话可不能颠倒黑白，信口开河。”

“拦住他！拦住……他……”双头蛟发狂似的大叫，跳起来打翻了酒杯碰落了箸。

在座的全是亲信爪牙，足有四桌之多，立即有五六十人，抄起木凳作兵刃，呼喝着拥而上。

一声长笑，许彦方背在身后的右手向前猛挥。

是一只盛满碎泥的大布袋，一挥之下，袋破泥屑满天飞，势如狂风中的走石飞沙，飞行的呼啸声颇为惊人，可知力道相当猛烈。

“哎呀……”拥上的人狂叫着向侧急闪，刹那间还不知是啥玩意，反正打在头面上真令人难受，碎泥爆裂双目更受不了，不躲岂不更吃不消？

人群大乱，四桌酒席无法再进口啦！

长笑声中，许彦方疾退出厅，一闪不见。

这才是真正的下三滥打法，此时此地用上了，还真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
与三流混混结怨胡缠，随时得准备灰头土脸，所以说阎王好惹，小鬼难缠。

风尘浪子用上这一招，没有人会耻笑他，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风云人物，打了就跑，理直气壮。

这一面主宅大乱，客院也因而高手齐出。

可是，谁也不知道风尘浪子逃匿在何处，孙家大院大得足有百十间房舍，什么角落都可以藏匿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群雄花了三天工夫大索山区，要索的人却侵入群雄落脚的孙家大院闹事，主客双方，皆被激怒得快要失去情绪的控制了。

范少庄心中数，知道风尘浪子有入侵的能耐。

姜少谷主也心中有鬼，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，大白天也奈何不了风尘浪子，夜间更不用说啦！所以搜寻时身边带足了神鹰八卫，虚应故事，叫嚷一番便鸣金收兵，真怕与风尘浪子照面。

唯一不知内情的人是温飞燕，她不相信风尘浪子敢侵入大院闹事。

回到客院，她立即分派人手，布下了绵密的警戒网，严阵以待。

三更过去了，四更也将尽，毫无动静。

两个潜伏在院角花丛中的女郎，紧张了一夜，眼看五